

一谷一寨,共栖一山,谷为香榧谷,寨为乌珠寨,山是乌珠尖。香榧谷静卧山腰,乌珠寨雄峙山巅。乌珠尖峰峦突起,山谷幽深。

峰与谷,阴阳相生。没有连绵的山峰,便无所谓山谷。流水与风力的长期侵蚀雕琢,加之乡民栽植香榧,造就了眼前的香榧谷。

雨水、溪泉汇于谷中,携着草木清芬,流向低处的钓鱼台水库。香榧谷是多条山脊夹持的低洼地带,相较高峡平湖的钓鱼台水库,却仍属高地。它俯瞰钓鱼台碧波,又仰视乌珠寨雄姿,俯仰之间,自成一份独有的气度。

数次登临香榧谷,最深的感触仍是观山赏水。纵览诸多名山大川,在香榧谷所见的山水,却别有意趣。远山含黛,又如眼前的景致;远在意境朦胧缥缈,近在格调明丽隽永。

钓鱼台水库自北向南绵延数十里,水势浩荡,一览无余。远处数道山脊蜿蜒入水,水面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绿岛,山脊旁,绿岛上隐现三户人家,宛若一幅水上阡陌田园图。

从香榧谷望水,也会联想水面之下的过往。1950年代修筑的钓鱼台水库,聚群山溪涧之水,排解下游旱涝之忧,碧波深处,沉睡着古河道陈汉沟与昔日的陈汉古镇。

皖西南的陈汉山乡,坐落于大别山南麓,境内三面尖、九登山、罗汉尖的山泉汇流,穿谷成河,是地理界定与文脉传承共同认可的雷水之源。翻阅乡贤编纂的《陈汉沟》,细看画家王坚依老者口述复原的《陈汉沟古镇印记图》,蜿蜒曲折的古河道、纵横的主街与幽深的巷陌,使古镇旧貌跃然眼前。

据剧作家陆洪非《黄梅戏源流》记载,光绪年间徽调日渐式微,安庆府境内唯有陈汉沟古镇仍留存四家徽调科班。此地地处皖鄂赣交界,是古驿商贸枢纽,当年戏班弦歌不绝,徽调唱腔婉转悠扬,绕巷穿街,依稀可见商贾云集、市井喧嚣的景象。

俯身望水,忘却身处何方。其实

小时候,我家大门前有一棵桃树,一丈多高,成人勉强才能合抱,枝叶茂盛得像一把绿色的巨伞。祖父在桃树丫上挂一个千秋,我与弟弟妹妹坐在上面晃来晃去,嬉闹声此起彼伏,好不惬意。盛夏在桃树下面摆一张凉凳,一家人坐在下面吃饭。在那酷暑难耐星稀月明的夜晚,我们常在桃树下面搭个门板,坐在上面纳凉,听老人讲牛郎织女的故事。

初春,乍暖还寒,桃树的枝条悄悄发青了,鲜红的蓓蕾犹如一颗颗小红豆,颗粒饱满,胖乎乎的,含苞待放。春雨一场接着一场,桃花开了。桃之夭夭,灼灼其华。粉红色的桃花灿若朝霞,一朵挨着一朵,密密匝匝,娇嫩的桃花笑着迎来明媚的春天。

盛开的桃花,远望去像一片粉红的映山红争奇斗艳,成群结队的小蜜蜂在桃花盛开的枝头上边跳舞唱歌,一边忙着采花蜜,很远就能闻到嗡嗡的声音。花期过后,微风拂过,那枝条上的桃花纷纷扬扬,仿佛下了一场桃花雨,地上似铺上了一层绒毛毯。花谢,枝条上是粉嘟嘟水灵灵的小颗粒,像一串串珍珠令人赏心悦目。我父亲是农村基层干部,适逢上级领导下乡问路,乡亲们用手指着说:“张书记家就在前面的村庄,门前

◆安庆地理

俯仰之间

吴云涛

人在观水,水亦映人,此刻谷中的人影花姿,早已落入清波之中。

香榧谷景区呈“两园一寨”格局,除却乌珠寨、香榧植物园,便是陈汉文化园。文化园的标志性景观是6.8米高的陈汉巨型雕塑,陈汉,这位元

末结寨保境的本土义士,塑像造型威武,目光如炬,远眺山河。雕塑立于观景台,面对着水库万顷碧波。

登山前仰望乌珠尖,能看到主峰全貌。山岩嶙峋,草木攀缘,乌珠寨隐于云雾之间。伫立谷中,仰望不是



老屋之春 周文静 摄

◆家园小景

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

张振中

有一棵大桃树哇!”在乡亲们的眼里,桃树仿佛就是我家的地标。是呀!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即是我家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那桃树枝条上一串串的青珍珠变成了数也数不清的小桃子,毛茸茸的。放学回家我总喜欢在桃树下面转悠,树丫上是密密麻麻的渐渐长大的桃子,看在眼里,乐在心里,翘首以待收获的喜悦。夏天骄阳似火,左邻右舍都喜欢围坐在桃树底下一边纳凉一边聊天喝茶。理发的师傅将剃刀布挂桃树丫上,村庄上老爷们前来理发,顿时树下就热闹开了。

桃子由青色渐渐地变成白色,变成淡红色,满树的桃子把枝丫都压弯了。看着树上白里透红的桃子,村庄上那些发小一个个眼睛冒着火,恨不得摘几个解解馋。六月天到了,正是吃桃子的季节,祖母说:“我们家这桃树是六月暴,得一场暴雨后桃子才好

吃。”祖母才说完,当晚就下了一夜大雨,清晨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,像猴子一样爬上桃树,那些桃子忒有灵性,昨天还是青白色的,经一夜暴雨的洗刷,个个涨红了脸。摘一个熟透的桃子,用手一掰两半,里面是鲜红的肉,吃在嘴里汁甜肉脆,止渴生津,爽口无比。

一次,邻家的小伙伴经不住树上红通通桃子的诱惑,悄悄爬到树上摘桃子。我听见外面树上有动静,跑出来一看,竟然是他在偷摘我们家的桃子。他慌忙从树上溜下来,一溜烟跑回家。他妈妈回到家感到非常蹊跷,仿佛听见隐隐约约的打鼾声而无人影,原来他怕我找他的岔子,靠在墙壁拐角不敢回家,不知不觉竟睡着啦!

又一个雨后的清晨,我打开大门一看傻眼了,这树上的桃子怎么满地都是呢?原来那些成熟的桃子经不

单纯的视觉延伸,也是心灵的一次触动:脚下是花香盈袖的文旅佳境,头顶是刀光剑影的古寨壁垒。乌珠寨虽是历史留下的残章,可这六百余年的岁月长河里,与四百余米的相对高差相互交织,形成了叩问登山者的时空对峙。

元末乱世,红巾军烽火席卷江淮,皖西南大地兵匪横行,百姓流离失所。陈汉登高一呼,集结乡邻,以山峦为屏障,以山石为堡垒,筑建山寨自保。步步登高,眼前似浮现出先民凿石筑垣、持戈守望的身影。他们以血肉之躯守护桑梓,在乱世中为一方百姓撑起安宁。

陈汉乡境内存有四十八寨,构筑起规模宏大的防御寨堡群。据清代乡贤朱书《杜溪文稿》中《皖西南古寨》篇考证,这群寨堡互为犄角、烽火相连,是保境安民的牢固军事防线。乌珠寨正是这一防御体系中的前哨寨,在寨群中地位独特,与邻近的架山寨、屏风寨等寨寨相呼应,扼守山川要道,瞭望敌情、传递烽烟。乌珠寨如一枚锐利的楔子,矗立于乌珠尖之巅,守护着身后的寨堡群与一方黎民。

登临乌珠寨,这里是狭长且略显平缓的山脊,距乌珠尖顶峰仅数百米。岁月风霜的侵蚀,早已磨灭了寨堞、关隘的形制,目之所及,唯有残石错落,隐于青草繁花之间。不闻金戈铁马,唯听鸟鸣风吟。

极目四望,视野豁然开朗,这是在香榧谷无法看见的山河壮阔:二郎河古镇夹在远山缝隙之中,依稀可辨;罗汉宕、七祖山、三面尖、罗汉尖群峰连绵,横亘天际。这里曾是皖西南禅宗文化走廊的核心地带,禅宗五祖弘忍驻锡黄梅前,行脚宿松、太湖,在这片山谷广设道场,度化众生,祈愿世间太平。

如今乌珠尖下,香榧谷游人往来,乡村炊烟袅袅,水库碧波万顷,再无烽烟惊扰,再无流离之苦。

一俯一仰,古今交融,是自然与人文的相拥,是战乱与和平的对话。

住那夜暴风骤雨的摧残,纷纷脱落下来,我站在桃树丫上大声喊:“我家下桃子雨了,小伙伴们快来捡啰!”那些发小闻声蜂拥而至,我手持一根长竹竿,站在树丫上使劲打,那桃子像下冰雹似的纷纷扬扬落下来,那帮小屁孩抢得眼睛都睁不开来。

六月是桃子收获的季节,可是好景不长,桃树很快失去昔日的容颜,树干长满了桃油。一天,公社农技员来我家,发现桃树生虫了,说桃油就是虫屎。看着桃树仿佛伤心流泪的样子,让我好不沮丧。桃树被病虫害侵蚀得很严重,一天到晚耷拉着脑袋,黯然失色,在一个秋风扫落叶的季节,它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

桃树不知何处去,往事如烟涌心头。在那棵桃树下,藏有我挥之不去的童年……

